

用青年读写作

杨炳忠 著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同青年谈写作

杨炳忠 著



· 花山文库 ·

同 青 年 谈 写 作

杨炳忠 著



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出 版

(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8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浦北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6 6印张 插页2 100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000册

书号: 10138·69 定价: 1.00元

序

韦一凡

我与炳忠相识，说来颇为有趣。

记得在一九六二年，我在《中学生文选》上发表了一篇小说，我拿到赠书，读到其中一篇题为《朋友们，酷爱我们的老师吧》的散文，就是炳忠所作。其文笔之清丽，思路之开拓，感情之奔放，深为我所喜爱。由于时代与命运的安排，同年，我和他一同就读于广西师范学院（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）中文系，我这才从识其文到识其人。看样子，他显得太年轻，象个初中生，活泼、热情而开朗；而从谈吐上表现出来的知识面之广度与深度，他又俨然是个兴趣广泛的大学生。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，逐步拉近以至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从交谈中我了解了他。从初中到高中，其作文深得语文老师

称道，每逢作文比赛，往往榜上有名，曾数度夺魁，并获得过县的文学作品观摩比赛一等奖；从初中二年级起，他就开始在县报、省报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。果树试花结果，虽不是那么甜脆，却也是耕耘者付出辛劳的结晶；初次的收获，不但给耕耘者带来喜悦，而且会产生催人向前求索的愿望，炳忠正是带着不断求索的愿望走进大学的。

大学时代，是值得回忆的灿烂年华；得天独厚的桂林山水，陶冶了多少文学青年的灵性。那时，炳忠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，他在翻书山、渡墨海，除了完成必要的课题，他把较多的时间，用于攻文艺理论，这为他今后所走的道路铺下了稳固的基石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他被分配到地处边境的宁明县，而我到部队农场接受了一年多“再教育”之后，才分配到容县灵山中学任教。巧得很，容县灵山乡正是炳忠的家乡。我于是又常常想起他来。随后我获悉，他先后在县报道组、文化局、中学工作过，一九七八年调到南宁师专（龙州）任教，主讲文艺理论、写作等课程，翌年年底评上讲师。他是我们这一届同学中获得讲师职称最早的一个，我为他的幸运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六年之后，他调到南宁，

如今在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担任《大众逻辑》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，并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广西分会常务理事、广西逻辑学会副秘书长，是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。

这本《同青年谈写作》文论集，是从炳忠几年来所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，是他多年辛勤钻研文艺理论的成果；所谈的都是有关写作的问题，文笔简练，文气清新，逻辑性强。除此以外，这本书还有以下三个长处：

一篇谈一点，点点连成线。这本书（除了后几篇评论具体作品的文章以外），每篇都是抓住写作中的一个问题，集中笔墨，谈通写透，不搞面面俱到，每篇都可以轻松地一口气读完。读完一篇，必有“一得”。读完全书，掩卷联想，各篇意旨，互为连环，形成写作知识的整体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知识面广，趣味性强。理论文章，枯燥无味是一大忌；而炳忠这本文论集子，构思奇巧，文路曲折，活泼洒脱，新鲜有趣，几乎每篇都带有浓重的杂文味和散文色彩，谈写作知识，广引博证，古今中外，多有涉及，读完一篇，除了写作知识外，还有“额外收入”的其它知识。

其三，密切联系青年的写作实际，突出针对

性，富于启发性，作家不故作高深地空发议论，做到评在点子上，论在要害处；所谈及的思想和技巧问题，深入浅出，使人读后理解既不难，接受亦感痛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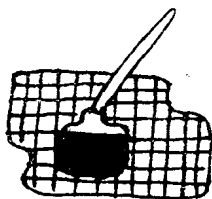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对文学青年、在校学生大有裨益的书。

文章从来不以长短论“英雄”。宏篇巨著固然难写，但精巧的短文也不易作。同其它文艺作品一样，文艺评论的读者主要是青年；他们希望读到更多的清新活泼、言简意赅的文艺短论。有出息的文艺评论家，是不应该忘记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的。

1986年9月7日

上 篇

目 录



序..... 韦一凡

上 篇

● 作文要热情，更要真情.....	(1)
技巧与情操.....	(4)
多想想创作的“苦”	(7)
“工夫在诗外” 别解.....	(10)
宁肯少些，但要好些.....	(13)
努力敲响“爱的晨钟”	(16)
文艺家的感情.....	(19)
诗、眼泪与真实.....	(22)

为“向自己开炮”喝彩·····	(24)
第一等襟抱与第一等真诗·····	(28)
从鲁迅的“遗憾”谈起·····	(31)
“似人之文，终非至文”·····	(34)
名家失误的联想·····	(37)



写自己熟悉的·····	(40)
没有新意，宁可写·····	(44)
和壮族作家韦一凡谈创作·····	(47)
妙在“留有余地”·····	(50)
“画脸谱”与“脸谱化”·····	(53)
以小见大，以少见多·····	(56)
“以反求正”和“以正求反”·····	(59)
细节描写大有文章·····	(62)
漫谈民俗描写·····	(65)
对照的艺术魅力·····	(68)
巧用“通感”出境·····	(71)
为文以反常合道为趣·····	(74)
要把人物写活·····	(77)
因人设事，事随人走·····	(80)
“热”与“冷”的辩证法·····	(82)
事实与真实·····	(84)

善 改.....	(87)
偶然与必然.....	(89)
多一点民族风格.....	(92)
从“呃”式的评论说起.....	(95)
银幕上的“笑”.....	(98)
给人物命名的艺术.....	(100)
隐蔽与模糊.....	(102)
从“文君私奔”谈爱情描写.....	(105)
文学，需要张满知识的风帆.....	(108)



值得深思的“4：26”.....	(111)
抗干扰与耐寂寞.....	(113)
盲人领路的联想.....	(116)
苦读与巧学.....	(118)
上好理论的学校.....	(121)
读书贵杂又忌杂.....	(124)
一有所得，马上记下.....	(126)
要笔下留情	

——作文批改 一议.....	(12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突出重点，少用套话

——作文批语 一议.....	(13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下 篇

爱好、需要与多样化·····	(135)
欣赏之道，一入一出·····	(139)
广告与评论·····	(142)
“杂文”杂谈·····	(145)
小小说与小品·····	(149)
也谈诗与谜·····	(152)

评《冰棕榈》的民族特色·····	(154)
当代瑶族文学的一朵新花	

——蓝怀昌小说集《相思红》漫议·····(167)

《荔枝二度红》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	(179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人性美的探求

——读《我也曾抱怨过命运》·····(189)

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·····	(19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文艺，别忘了普普通通的“小人物”·····	(20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作文要热情，更要真情

“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，我那颗心，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，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。”这是巴金老人在他的《〈巴金文集〉前记》（见《序跋集》）中顷吐的一段肺腑之言，在同一集子中，这位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，更以按捺不住的激情写道：“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；我脑子里不停地响着一个声音：‘写吧，快写吧！’我觉得满身波涛般奔腾的感情，等待着顷吐，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！我要写，我要多写……”强烈的创作冲动，溢于言表，跃然纸上。这种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，

来源于胸中燃烧的热情；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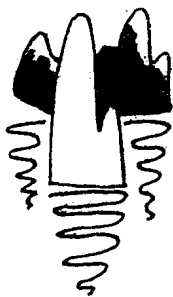
讴歌真、善、美，需要热情；抨击假、恶、丑，也需要热情；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求索，同样需要热情。这种热情，引发创作冲动并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，正所谓“胸中燃热情，宏图上笔端”。鲁迅先生在《两地书》里用“作文要热情”一句话，极简洁而精辟地概括了创作的特点。

然而，作文要热情，更要真情。这后一句话的意思，同样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印证。先生毕生所作，都是从“血管里”流出来的“血”，点点滴滴浸透着他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真情。

真的感情，是从作家胸中倾泻的真情实感。请看唐代诗人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！”诗人直抒的“母子情”，多么浓重！多么深切！多么纯真！诗句朴实精诚，无私毫矫饰杂蹂，难怪它千载感人！再者，“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草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，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，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”（刘鹗；

《老残游记·自叙》）总之，一切优秀的作品，无不寄托着作者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艺术的真情实感，而又无不以其真情实感使作品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。

结论是：不要冷却了你对生活的热情，以至于使你的写作欲望泯灭；不要矫饰你的感情，以至于使你的作品失去艺术的分量。



技巧与情操

一些青年作者往往把创作的成败归之于艺术技巧的高低，认为“作品好不好，关键在技巧”，他们把技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，这种观点未免失之于偏颇。

诚然，搞创作必须讲究艺术技巧。不能设想，一个对于怎样安排结构、怎样运用语言以及各种表达方式等技巧一窍不通的人，可能有成功的佳作酬世。相反，掌握了高超的技巧，不仅能完善地表现艺术构思，而且常能信笔所之，涉笔成趣，“风行水面，自然成文”。但是，创作的目的在于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，而不是技巧的纯客观

表现。技巧的运用必须服从于刻画艺术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，因而不能不受作者思想的支配。只有当作者具备了先进的世界观、高尚的思想情操，对生活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，才能运用技巧正确地反映生活中可贵的、闪光的、美的东西，给人以感奋和鼓舞。相反，如果作者的政治思想是错误的，思想情操是低级庸俗的，他在创作中就会分不清真假、善恶、美丑，反而以假为真，以恶为善、以丑为美，那么，即使他“学富五车”“才高八斗”，技巧再高，也只能是弄巧成拙，枉费心机。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思想情绪不健康的作品，尽管也有某些“文彩”、“技巧”，但由于作者的境界情操不高，所写内容往往离不开“泪”、“梦”、“恨”、“愁”，多是“儿女之情”、身世之感、身边琐事，终究写不出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好作品来。明代著明学者张溥曾在他的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中论及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，主张诗要缘情而发，要有真情实感，要“赋心”；为艺术而艺术，追求形式。卖弄技巧，炫耀才华的“赋才”则是不足取的。这种见解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在文学之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作者，注重艺术技巧的锻炼和提高无疑是必要的。但正如鲁迅所告